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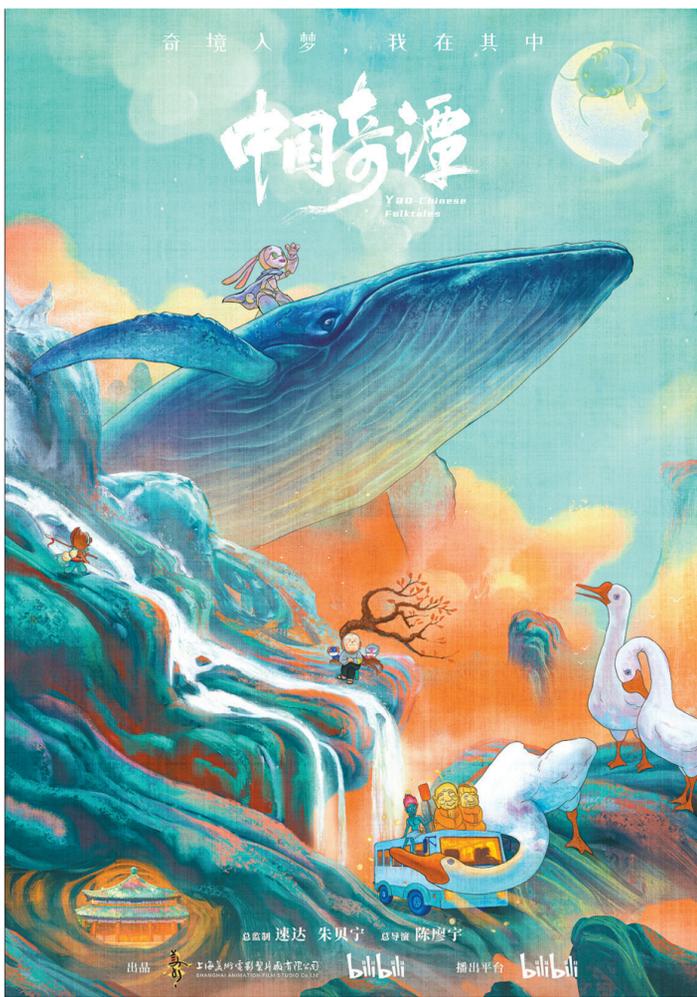
国漫新力量

幕后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# 中国动画的自我意识觉醒了

豆瓣9.5分，国产动画短片集《中国奇谭》火了



## 创作

### 「根据作品需求逆推选入」

羊城晚报：创作《中国奇谭》这部动画短片集的契机是什么？从项目启动到完成历时多久？

陈廖宇：短片创作是上美影由来已久的传统。2022年恰逢中国动画诞生100周年，无论是上美影还是我们动画人，都觉得应该在这个节点有所表达。一直以来，我们认为动画创作应该在内容、形态、风格上更加多元，而动画人表达自己看法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作品。再有，我们认为动画行业应当展现新的生命力，需要给能代表动画新生力量的创作者们新的、自由的创作机会。

综合这几点，大家形成了做《中国奇谭》的想法。那是在2020年年底，项目最终在2022年年末完成。整个创作和制作过程，历时近2年。

羊城晚报：在启动之初，对作品的主题、美术风格和故事形态有何种预设？“志怪”是《中国奇谭》的标签之一吗？

陈廖宇：一定有预先设定，我们明确了两点：首先，在文化内涵、审美风格方面，一定要有中国特性；导演们在利用已有的传统文化创作基础时应当有自己的创新。第二个，表现对象要既具体又开放，所以我们引用了“奇谭”的概念，这是中国文化里挺有代表性的概念。它很具体，说起奇谭，每个人脑海里都会有很多既定形象；它又很开放，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对奇谭故事有自己的理解，这样就有足够的创作空间。所以8个短片里头，有传统故事，有当下现实生活，也有未来的科幻故事。

至于“志怪”，我们在确定创作主题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定要以志怪小说为蓝本。巧合的是，大家率先看到的两部作品《小妖怪的夏天》《鹅鹅鹅》确实是出自于志怪小说。尽管第三部《森林》就不是了，但大家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，这可能是一种误读。我们设定的创作主题其实很宽泛，就是那些带有想象力、神秘色彩的奇谭。

羊城晚报：每个单元短片的导演人选是根据什么思路选定的？

陈廖宇：选人的标准，实际上是根据作品需求去逆推的。作品的需求就是在内容和风格上尽量多元化，在视觉风格和叙事风格上，大家要有鲜明的区别。就如大家已经看到的，尽管《小妖怪的夏天》和《鹅鹅鹅》都属于手绘动画范畴，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。另外，八个作品应该囊括当下

动画创作的主要类型，比如《小满》是剪纸片，《森林》是纯三维动画，《玉兔》是定格动画，《小卖部》是CG动画叠加手绘动画形成的混合效果。因此，我要选择在不同动画手段上有代表性的导演。

另外，导演的年龄在我心目中有一条线。我主观认定，他们应该在30多岁到40多岁之间，已经完成了创作技巧、经验方面的积累，又处于创作欲望和激情最旺盛的时候，这个阶段的导演最容易给我们带来新东西，创作生命力最强。

还有一点，这些导演我必须十分了解，我们可能认识5年、10年，甚至20年了。我认为创作是一种合作和协调的关系。团队里的人互相足够了解、彼此心里有数，才能互相取长补短，计划才能顺畅推进。

羊城晚报：创作上，你们给单元导演设立了什么共同目标和要求？

陈廖宇：我们期望这八个片子，无论从故事内容、叙事方式，还是风格上，都有所探索。每个导演都要主动走出舒适区，带来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对导演们的共同要求，就是“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艺术探索，我们始终以观众提供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故事”。因为探索也应有度，要尽量给观众良好的观影体验。这也是继承了上美影前辈们的创作思想，上美影的经典短片，都可以用雅俗共赏来形容和概括。

最终的8个短片，有的以风格见长，有的以艺术探索见长，有的导演在动画语言上做了独特探索。我想跟喜欢《中国奇谭》的观众说，既然是探索，就一定会有不成熟甚至失败的地方，特别希望观众能给我们提供见解和意见，我们会很认真地对待，并在后面的创作中改进。

羊城晚报：除此之外，8个短片还有其他共性吗？

陈廖宇：开玩笑地说，我们表现的都是“非主流角色”，我们希望故事能带给观众新意，但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渊源。我们希望尽量不要讲别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故事，如果要讲，也要讲出新内容。比如说，哪怕我们从《西游记》里取材了，但目光瞄准的却是个十八线边缘小角色。我可以小剧透一下，后期将上线的《飞鸟与鱼》是一个很有科幻色彩片子，很现代，甚至可以说很未来，但是它也和我们的传统民间故事《田螺姑娘》有关联。

## 「我们的观众既诚实又慷慨」

羊城晚报：关于8个单元故事的播出编排顺序，我们是如何考虑的？

陈廖宇：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。说实话，这八个短片虽然围绕共同主题创作，但没有时间脉络和其他关联线索。播出编排的决定权，完全交给了上美影和B站共同商议。B站作为平台方肯定更有经验，能根据时间阶段和观众心理作出更合理的安排。从播后的效果来看，《小妖怪的夏天》确实特别适合作为一个“入口”，因为它跟观众有天然的亲和力，题材借用了《西游记》的壳，观众有熟悉度，故事基调叙事方法又比较轻松幽默，情节内容也跟打工人的生活有共鸣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总导演，你个人如何评价《中国奇谭》的完成度？对于播出反响，你是否有预期和预判？

陈廖宇：动画创作是一个需要克服很多问题的复杂过程，所以大部分动画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会打一个比较大的折扣。当然，这一次，我觉得打的折扣相对比较小，跟自己的以往创作比，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。

信心我们肯定是有。一些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，我们的一分努力可能得到了大家的三分回馈。我们清楚作品永远不可能完美，这次虽然说比较接近理想，但是改进和提升的空间永远有。

羊城晚报：《中国奇谭》上线后观众反响热烈，有没有一些网友的解读或者是二创内容，给你留下深刻印象？

陈廖宇：太多太多了。我本人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观众如此“猛烈”的互动，留言几天就上万条了，真是让我没想到。我发现

## 「致敬经典并非刻意为之」

羊城晚报：说到《中国奇谭》，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美影的名作《天书奇谭》，这两部相隔40年的作品之间有没有传承性呢？

陈廖宇：先说点个人的渊源，《天书奇谭》的导演一钱运达老师，是我本人的大学老师。所以，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代动画人，和前辈们有过一些传承关系。在我本人参与的作品中，上美影的动画风格肯定会在潜意识里影响我。

《中国奇谭》的名字也确实受到《天书奇谭》的启发，立项时，这个短片集要叫什么名字确实苦恼了我们一阵，太空泛、太空了都不好。想来想去，最后突然觉得，哎，我们原来有《天书奇谭》，那这个项目就叫《中国奇谭》。“中国”概括了项目风格，“奇谭”概括了项目内容。当然，这个名字起好后，也给了我们所有创作者人一个巨大的压力，这些无形的压力也变成了创作者对自己更高标准的要求吧。

羊城晚报：在创作中刻意“彩蛋”，让观众找到致敬经典的痕迹吗？有很多观众觉得自己发现了各种致敬前作的蛛丝马迹。

陈廖宇：这还真没有。我没有要求导演们一定要把什么元素放进作品里。所有观众在片子里找到的、被理解为向前辈致敬的那些设计，比如说《鹅鹅鹅》里狐狸公子的造型设计，后面《小卖部》里的空镜头，甚至有

## 「短片的主要任务是探索」

羊城晚报：近年来，越来越多国产动画作品受到公众关注，“出圈”了。作为资深从业者，你认为中国动画现在进入了哪个阶段？未来，国产动画应当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努力？

陈廖宇：我觉得中国动画现在进入了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。相比较十多年前，近几年的国产动画几乎都在强调或向观众展示“我们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动画风格”。自我意识觉醒，说明这个行业逐渐走向成熟了。找到自我的下一步应当是百花齐放、多元化发展。

羊城晚报：可惜的是，眼下市场上的动画长篇还是IP改编作品偏多，原创内容较少。

陈廖宇：这个问题的核心词是市场化，“改编多而原创少”的现状是当下市场的选择或者说产物。原创动画相对较弱，也说明我们的原创力量还不够自信，不够强大，不够有魄力去证明它也能成功。不过，我觉得市场最奇妙的地方在于——只要你坚持尊重市场，错误的东西就会得到纠正。所谓市场就是观众，只要我们尊重观众，最后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。如今IP改编作品泛滥，观众也许以后就不会买账了，市场会反过来驱使所有出品者和创作者作出调整和改变。

羊城晚报：近年来单元式动画短片集很红火，奈飞的《爱，死亡和机器人》已做了三季，B站也推出了《胶囊计划》，现在又有《中国奇谭》，在你看来动画短片的优势有哪些？

弹幕能带来新的观影体验，比如说《鹅鹅鹅》的片中字幕采用了第二人称，“这里是鹅山，是你失踪的地方”；网友一个弹幕飘来，“啊，不好，我要失踪”，一下让我笑喷了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让我觉得观影者和导演好像形成了一种对话语境，更体现出《鹅鹅鹅》中的“你”字称谓用得妙。

另外，好多网友的解读自成一体，可能根本不是我们创作者原先的想法，脑洞太大了，而且系统性特别强。一些网友提的意见，也让我们觉得：“哇，观众的眼睛好毒啊，他们确实特别懂。”

羊城晚报：作为创作者，会不会着力总结近年来一些动画爆款所具备的共性？

陈廖宇：可能制片人、出品方会去总结爆款秘诀。但作为创作者，我到今天还是坚持认为爆款有很多难以预测的因素作用。所有关于爆款的总结，听起来有道理，但都像马后炮。

创作者还是要面对作品本身，把创作中具体的细节问题解决好。我觉得观众“既诚实又慷慨”，诚实是指你所有的好和不好，观众全能看到。“慷慨”是指，你在作品里多花了一分力气，观众往往会回馈你两分三分甚至四分的爱。

羊城晚报：下一步，有没有考虑将《中国奇谭》进行长篇电影化创作，或者剧集化的打算？

陈廖宇：可以透露一下，《中国奇谭》项目肯定不仅限于8个短片。《中国奇谭》现在虽然是在网络平台上播放，但我们从创作的第一天起，就按照院线电影的要求定下了质量和艺术标准，比如4K画面、5.1声道的音响。我强烈建议大家戴耳机看我们的片子，丰富细腻的声音肯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

些手法、声音，都是导演们自发地在不影响创作内容的前提下，自己做的一些匠心设计。这种致敬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潜移默化的。

羊城晚报：不刻意为之，那在《中国奇谭》里创作者是如何把握、延续上美影的艺术创作风格的？面对新时代和新观众，大家对上美影的艺术风格，依然有信心吗？

陈廖宇：这个问题转换说法就是“我们对于经典的传承是怎么看的”“面对今天的观众，创作者又该如何面对或者利用经典”。我对“经典”的理解是，在所处时代的观念、技术条件下，做到极致的作品。假设前辈们永葆青春到今天也还在创作，他们会不会变？肯定会！何况我们是生活在今天的创作者，我们要学习前辈们的创新和探索精神，在具体创作上，既要吸收前辈们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，更应该以今天的视角去确定自己的风格，运用今天的技术，尽可能探索并做出新东西来。不要让前人的高山，成为现在的“负担”。

这次《中国奇谭》的创作，所有导演都得到了上美影前辈们的亲自指导，过程中的每个关键节点，前辈们，比如说光希老师，都会很仔细地去看我们的创作，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。然而，前辈们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是——你们可以步子更放开一点，胆子更大一点，把东西做得更极致一点。

陈廖宇：它的优势很简单，因为短，投资风险小，所以在内容、叙事方式、风格、技术应用上，创作者都可以进行大胆的探索。我觉得每个片种都有它自己的主要任务，短片的主要任务是尝试、开拓、探索，它可能成为主流长片的营养来源。这有点像汽车行业里的概念车，它不会量产，不会满大街跑，但经概念车探索出的设计理念和新技术，最终可能被吸纳进最常见的家用汽车里。

羊城晚报：形式新颖、内涵丰富的作品，往往具有一定欣赏门槛。中式美学讲究意境、留白，更需要欣赏者的审美积淀。你认为观众的欣赏趣味、水平与创作者的高追求之间有矛盾吗？创作者需要着意去调和吗？

陈廖宇：举个例子，当我画一棵特别具象的树时，人们大多能接受；当我画一棵有风格的、手法很独特的树时，有些人就会看不懂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门槛”。然而，创作者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观众“你们学习提升完之后，再来看我的片子”。

我们无需过多担心自己的艺术形式过于有个性，导致观众不能接受。独特的形式，从来都不是障碍。如果观众不能接受，多是因为作品做得还不够极致。只要做到极致，内容营养够丰富，观众今天不理解，总有一天他会来肯定你。从长远看，所有创作者都应加入到能开拓多元审美、建立独特形式感的创作中来，这也是对观众的培养和教育。



《鹅鹅鹅》和《小妖怪的夏天》都属于手绘动画范畴，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